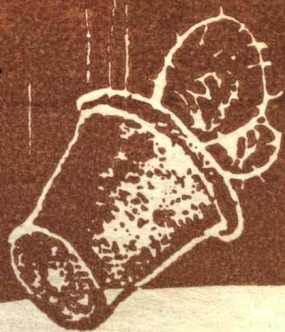


滑稽与
幽默



方成 著

默



中国华侨出版公司

滑稽与幽默

方成 著

中国华侨出版公司

内 容 简 介

人们喜欢看卓别林的喜剧，爱听侯宝林的相声，爱看老舍作品里的幽默。人们为什么喜欢幽默？什么叫“幽默”？它和滑稽、讽刺有什么关系，又有什么区别？有什么规律性和运用法则？这不仅是文学艺术家和评论家们研究的问题，还是心理学家、社会学家、政治家们，以至一般群众所十分关注的问题。可惜多年来没有专书出版。方成是位老漫画家，本书可以满足大家的愿望。作者从事幽默文艺创作数十年，积累了大量资料。他以各国著名文艺作家、艺术家运用幽默的实例，探讨滑稽和幽默的性质和运用的法则，既具有学术性，又具有普及性，是一本雅俗共赏的优秀读物。对青少年读者更是深入浅出，开卷有益。书内还附有幽默画30余幅。

滑 稽 与 幽 默

方 成 著

出版者	中国华侨出版公司
	北京北新桥三条四号
	(邮政编码：100007)
经销者	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
印刷厂	北京华昌印刷厂
开 本	787×1092毫米 32开本
字 数	161千字 7.5印张
版 次	1989年10月第1版
印 次	1989年10月第1次印刷
书 号	ISBN 7-80074-077-3/I·59
定 价	2.60元

目 录

一	从笑谈起.....	(1)
二	两个字的理论.....	(4)
三	滑 稽.....	(18)
四	幽 默.....	(26)
五	滑稽和幽默的关系与区别.....	(31)
六	讽刺, 讽刺和幽默的关系与区别.....	(38)
七	机 智.....	(46)
八	贫 嘴.....	(54)
九	发笑的心理活动.....	(59)
十	奇巧诸类.....	(61)
	1 不协调的运用.....	(61)
	2 借用对比.....	(66)
	3 出错造成矛盾.....	(68)
	4 夸 张.....	(73)
	5 比 喻.....	(79)
	6 利用矛盾.....	(84)
	7 取 巧.....	(94)
	8 重 复.....	(103)
	9 曲 解.....	(107)

10 借题发挥和影射.....	(112)
十一 联想和想象.....	(120)
十二 含 蓄.....	(134)
十三 真假、虚实.....	(141)
十四 《封神榜》和《西游记》.....	(146)
十五 笑 话.....	(149)
十六 创作思路.....	(159)
十七 幽默感.....	(168)
十八 幽默是什么.....	(174)
十九 学 习.....	(181)
二十 结 语.....	(188)

附:

谈幽默和讽刺.....	(189)
论绕弯子.....	(202)
以子之矛 攻子之盾	
——谈相声《买佛龕》的奇巧手法.....	(212)
灵活多采的幽默技法	
——谈相声《空城计》.....	(218)
空城计 (对口相声)	(227)

一 从笑谈起

我画漫画，知道这是能逗人笑的艺术，逗笑是它的一种功能。有逗笑功能的不止漫画，还有相声、喜剧、一些小说、杂文、诗歌等种种文学艺术形式。笑能让人高兴，使人开心；也能让人不高兴，不开心。尽管那些不高兴不开心的人曾当权得势，但开心的究竟人多，这种种文学艺术还是能存在，并因社会进步，不开心的人势力越来越小，逗笑的文艺就迅速发展起来，而且公然挂起“笑的文学”和“笑的艺术”的招牌来了。

这笑的文学和笑的艺术，在艺术方法上有什么特点，创作思路又是怎样的呢？这自然是引起文艺家和理论家注意的问题。很显然，问题的中心就在一个“笑”字上。所以谈起来，不免要从笑谈起。

说来也有趣，什么事物，一追根问底，就成一门学问。就拿笑来说，小孩子一生下来，就逗人笑；没长多大，老太太随便一逗，他也会笑了。笑来得这么容易，那有什么学问呢？你一追问，能把圣人考住！可惜早年间中国老百姓是不准随便笑的，孔圣人也难得莞尔一回，对这笑他没留意，不说什么；子路颜回众弟子也没问——他们也是不轻易笑的。他们不问不说，后来的亚圣诸贤也照样不说。欧洲的圣贤却

注意了。两千多年前就有人谈到笑。欧洲人把可笑逗笑的都叫“幽默”，正如我们古时都叫“滑稽”。先是哲学家，然后是其他的学者们从哲学，美学，文艺学，语言学修辞学等方面去研究，又在生理学，心理学，社会学，社会心理学，政治学，管理学，逻辑学，人类学，行为科学，教育学，生物学，种系学，精神分析学，心理分析学，医学等等领域中去作综合考察。这些学者之中，除了希腊的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之外，还有古罗马哲学家、政治家西塞罗（Marcus Tullius Cicero），英国剧作家本·琼生（Ben Jonson），哲学家霍布斯（Thomas Hobbes），德国哲学家康德（Immanuel Kant），奥地利心理学家弗洛伊德（Sigmund Freud），法国哲学家柏格森（Henri Bergson），俄国文学批评家和作家车尔尼雪夫斯基等等，他们都有关于笑的论述。世界上有哪一门学问需要这么多方面的学者文人去研究呢？可见这笑和幽默确实是很复杂也颇为微妙的了。十年前，和相声大师侯宝林谈起相声、漫画创作和表演的问题，便提起幽默来，都感觉到很有必要对笑和幽默认真地研究一下，对它的性质和规律性加以考察。看过关于笑和幽默的一些论述就会想，连平时不苟言笑的学者们都在研究笑，我们从事笑的文艺创作，为什么不该去研究一下呢？于是便从自己的创作经验和观察的体会出发，写了几篇论文。陕西省艺术研究所陈孝英所长主持下，举行过几次喜剧美学讨论会，出版了一些书，介绍西方的和我国现在有关这方面的学术论文，虽仅得其大要，也获益不少，促使我继续写下去。现在看到的论文，讲的多涉及喜剧问题，论及文学作品的没这么多，谈到漫画的很少，当然不会联系到中国的相声——对于相声，也就是近

十几年才引起外国人的注意，到中国来访问侯宝林，也请相声演员到美国和新加坡去表演。讲幽默是不能不涉及相声的，这也是促使我再写下去的一个原因。

二 两个字的理论

我常想，在学校里能不能教漫画课？美术学院有国画系，版画系，工艺美术系，雕塑系……好象什么画种都有专业课程，唯独漫画，什么都没有。再看相声，也一样，学校里是不教的。很多人对此不理解，以前我也不理解。经过几十年创作实践，才有所悟，原来漫画和相声都属于谐趣性的艺术，漫画和相声，前者是画，后者是表演。教画、教表演还好说，只是这个“谐趣”实在是个难题。道理也许能讲得清楚，可是要把这道理搬到实践中去，那就令人感到复杂而微妙的了。不象画速写、画素描，学了画什么都行；也不象学外语，学了就会看外国书，讲外国话。就说最简单的谐趣——“滑稽”吧，人人都懂。画出来和表演出来都不算难，但要表现在艺术品中，表演在舞台上能令人欣赏，就需要下大功夫，而且不是人人都学得会，更不是都能学得好的，正如教李逵学裁缝和服装设计，要成才已不易，倘教矮脚虎王英学芭蕾舞，体形就不及格。高一层谐趣的“幽默”，教起来就更加吃力了。也许有人说，文化不高的人也有懂点幽默的。这话不假。有人对某些事态会说出很幽默的话来，如说“会偷吃不会抹嘴”，“推不倒冬瓜，拿茄子出气”这样幽默的俗语，不就是显然出自民间，而非什么学问家的创作

吗？但对另一些事态就说不出；他有局限，而且经常是很大的局限。想将这局限性缩小，就须有多方面条件的配合，不比学外语学历史那样，只要不是智力太低，按时上课，一教就会。

这么说来，这个“谐趣”不是太难了吗？我指的是“谐趣”的艺术，那确实是不大容易掌握好的。如其不然，何以从古希腊哲学家直到今天各国学者，两千多年了，论文不断发表，专著不断出版，众说纷纭，连一本幽默或谐趣教科书也没见编出来呢？——我说是我没见。我读过一些学者们的论著，理论高深，长了不少知识，我是很佩服的。遗憾的是大都对文艺作品具体分析还嫌不够多，由此引起我的兴趣，便随着也讲讲我的体会，写了出来，1984年出版了，书名《幽默·讽刺·漫画》。我是从生活中引人发笑的现象出发来讲滑稽、幽默和讽刺的形成，和其中的一些规律性，还用简便的方式，以“奇巧”两个字加以概括。倘也算得理论，那就是两个字的理论。两个字也叫“理论”，不是太简单了吗？我也觉着简单，可也觉得挺管用，我自己就是这么用的，还行。在《幽默·讽刺·漫画》这本书里，因为是初步探讨，想法不够周密，如提到常见的逗笑现象只讲四种，应该再加上个幸灾乐祸式的笑。对滑稽和幽默的分析也讲得粗略，总觉不足之处需尽力去补上几笔才好，所以又写下去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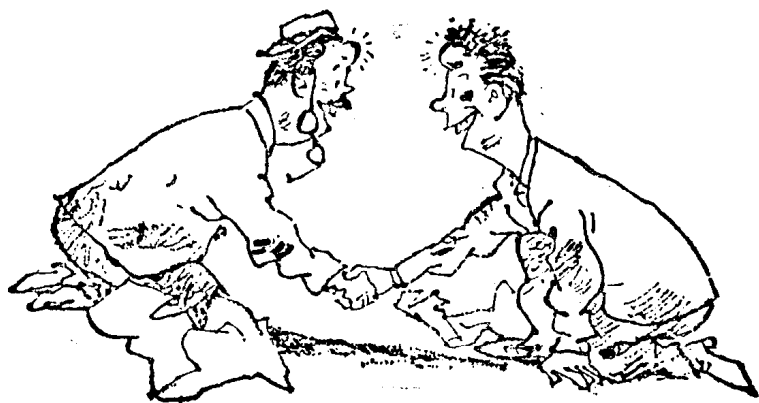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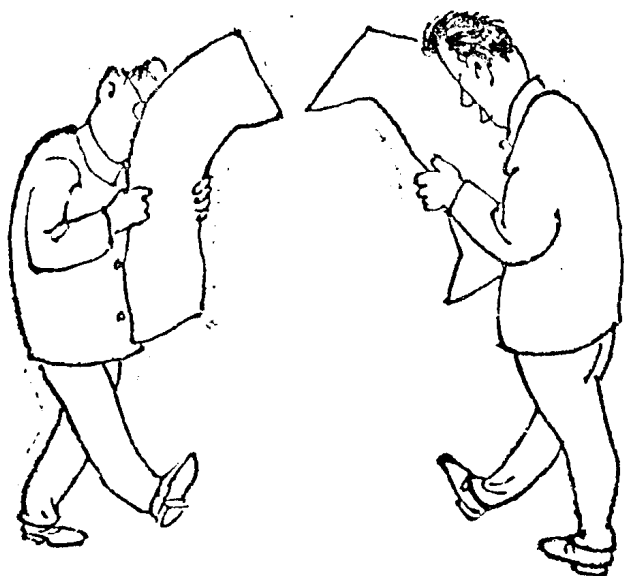
人的性情，从小就看出差别。女孩子喜欢抱娃娃，男孩子就没那兴趣，他要耍刀枪棍棒。年龄大了，爱好也随着改变。老少有别。但有一样是不变的，男女老少都一样，这就是好奇。所谓奇，就是平常罕见的事物和现象，使人觉得奇

特，奇怪，不寻常。逛动物园，谁也没什么兴趣去欣赏关在笼里和圈里的麻雀和牛马，偏要挤着去看非洲产的长颈鹿，澳大利亚（现为：大洋洲）来的袋熊，看猴子打秋千。大街上两人不小心对面相撞跌倒，也会引起人老远跑过来围观，无非因为好奇，想看看这两人怎样相撞，跌倒爬起来之后还有什么奇景可观，想来大概将有一番争闹。两人立起身来，倘若忽然发现他们正是多年未遇的老相知。这时不但两人会不禁失笑，旁观者也会忍不住笑起来，因为事情来得真巧。这奇而又巧，就能逗人笑。

有时见人跌倒，不仅使人引以为奇，还引人笑，特别是自己不喜欢的人和怨敌的跌倒，更容易激起笑来，这属于幸灾乐祸式（或称尴尬引起）的笑。这类的笑，也在不同程度上与奇巧相关。人的跌倒，总是生活中的意外，跌倒的姿态总有不寻常的怪样。倘只见人已跌倒，而没见跌的过程，是不大会引人注意的，除非有什么特别的表现。跌倒有时可见某种巧合因素，如偶然踩在一块香蕉皮上。如果这香蕉皮恰好正是跌倒的人自己扔下来的，别人看了没法儿不笑，因为更显得巧，还会引起人们幸灾乐祸之情：“自做自受，活该！”仇人栽了筋头：“偏偏栽的是这小子！”正好！还是有点巧劲。小孩子摔了筋斗就没什么可笑。“小孩子哪有不摔筋斗的？”这已是生活中的常景，见惯了，自然平淡无奇。

同情，怜悯，担心，惊恐，憎恶都是抵消笑的。无论有多么奇巧，倘吓得心惊胆战，谁也笑不出来。一个残疾者跌倒，见了只会担心他再发生什么意外，也笑不起来。

骗子，那是人中败类，讨人嫌的，可是人们却爱听人讲骗子的故事，听了会逗笑。话说有这么个骗子，看人穿上刚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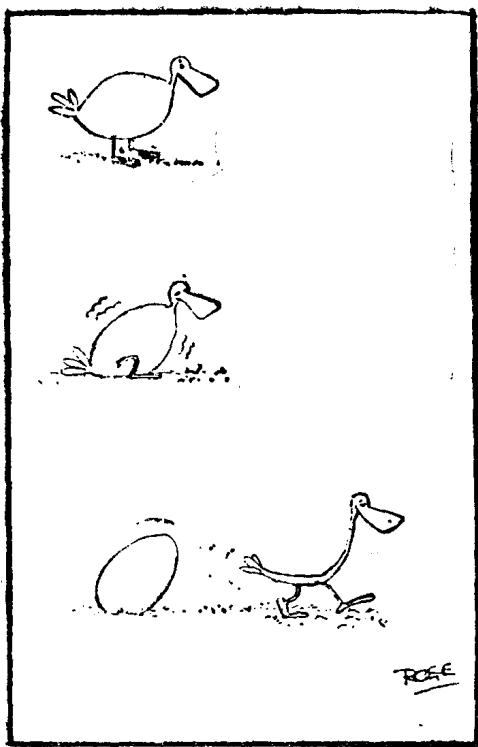
买来的一双诱人的新鞋，他就打主意了。跑到那人身后，摘下他的帽子，一甩手扔到房顶上去。那人忙回头，骗子一看，装作吃惊，赶紧道歉说：“哎呀，真对不起，我当是张大哥，跟他开个玩笑，认错人啦，真该死！您别急，房子不高，我给您取下来。”他伸手一试却够不着房檐，皱着眉头说：“怎办？——这样吧，您踩着我的肩膀上去。”那人一想，也只好如此。骗子蹲下来，那人刚伸腿要上，骗子说：“劳您驾，我刚洗的衣服……”那人只好把鞋脱下来，踩着肩膀上了房。他一上去，骗子把他那双新鞋抄起就跑了。这故事很有趣，逗得人笑起来。笑的是那骗子的巧计。人总以为穿在脚上的鞋，很难被别人拿去，不料居然拿走了。事情当然是出奇的，奇而又巧，而且这仅是个故事，无须担心。但这里的“巧”，和前面讲的“巧”的含义有所不同，是技巧的“巧”。这两种巧有个共同处，就是使人出乎意料。前者是偶然性的巧，后者是出于有意识的巧。这两个“巧”字常是彼此相关的。例如隋朝侯白所撰《启颜录》中所记载石动筩有名的故事：他向国学中的博士们说：“孔夫子那七十二个学生里，结过婚的有多少，还没结婚的有多少？”问得这些博士们回答不出，说经传上全无记载，谁也不知道。石动筩说：“先生们读了书，怎能不知道孔夫子的七十二个学生，结过婚的三十个，没结婚的四十二个？”博士们说：“哪本书上写的？”石动筩答道：“《论语》上有：‘冠者五六人，童子六七人’——五六三十，六七四十二，三十加四十二，不正是七十二个吗？”逗得人们大笑。这笑料就是石动筩利用数字的巧合，巧用希奇的算法来完成的，既有巧合，又有巧用。

世上出奇的事多得不可胜数，一般并没什么可笑，只有那种大出人意料而又无害的才会觉得可笑。巧事也多得很，只有使人大出意料的才会觉得可笑。倘使出现的和你所预想的恰恰相反，最容易使人忍俊不禁。这是说，在此情况下，主观和客观矛盾越大，越尖锐，就越能产生逗笑的效果。

其实“巧”本身就令人觉奇。因为巧是一种偶然性，或是出于独创，都是不寻常的奇象。一个人正张大嘴打哈欠，飞过来一个乒乓球，刚巧落进这人嘴里，你说奇也不奇？所以奇而又巧，是加倍的出奇，自然会引起人的特大兴趣。

以上是有关“奇巧”最简易的论述，也是初步的讲解，实际内容并不如此简单。在《幽默·讽刺·漫画》一书中提到引人发笑的四种情况是：不寻常和反常，失误，巧合，以及机智。失误自然不是常情常事，机智是用巧，总起来说，四者都出奇。奇得出人意外，而且这意外感常是突然产生的才会引出笑来。即主客观之间的矛盾状态来得比较集中、强烈，使人立时感到才觉可笑。我在深圳的住所是在五号楼，钟灵从北京来找我，走到指定的地区，找到五号楼，看好门牌，一按门铃，开门的是一位女士。钟灵就问：“老方在家吗？”回答说：“在”。便向屋里喊：“阿方，有人找。”出来的不是我，而是一位名叫阿芳的胖女士，钟灵忍不住乐了。原来这地区有两个五号楼，他找错门了。他一听“阿方”，预想来的是男士的方成，但应声而出的却是个芳女士，这一瞬间出现的矛盾，把笑挤了出来。如果这位女士的名字不叫阿芳，他不会有以为是我的预想，只是找错了门户，决不会这样可笑的。

主客观矛盾越大越出奇，越能逗笑。但一定要奇得人情



这也是夸张带想象的画法，虽无此事，但合理，便可笑。

入理，合乎逻辑，才使人感到自然，不是生硬的造作，才能动人。为取得好的谐趣效果，就要尽可能扩大这种矛盾。又要使人感到合乎情理，出乎自然；也就是既矛盾又有其协调之处，便是奇而又巧，同时，这方法的运用也须凭巧技。举例说，外国有个小笑话：有个游客问一位伦敦人：“为什么你家的狗尾巴不是左右摇摆，而是上下摆动？”回答说：“这

是环境造成的。我家住房太窄了。”这当然是虚构的故事，狗尾巴一反常态上下摆动，这不是奇怪之极，太荒诞了吗？但那是因为左右摇摆，房子太窄，它摆不开，只好上下摆动，这种改变是合乎逻辑的。情节显然夸张至于荒诞，但夸张已经是人们日常语言中惯于使用的方法，谁也会理解的。比如母亲骂儿子：“再淘气，我打死你！”父亲更严厉：“再不听话，我扒你的皮！”都是夸张语法。《三国演义》里还有人：赵子龙“浑身是胆”，已够荒谬，还有什么人“色胆包天”，简直夸张得象语无伦次的疯话，但听惯了，都明白，这不过是言其“大”而已。那么，狗尾巴变一变方向，听着也就理解，这是一般夸张的说法，知道它的意思就行了。又如前面讲那石动筍的故事，他分明是曲解《论语》里的话，是错的，但显然是故意说错，错得有一定情理：按数学“九九表”，五六就是三十，六七就是四十二加起来正好是七十二。

矛盾而又能协调，就是“奇巧”。

矛盾涉及的范围极广。它是个抽象的语词，是互相抵触的意思。大和小，好与坏，老和少，是与非，上和下，柔与刚，缓和急，软和硬，虚和实，真和假……都是矛盾。

一位妇女买了一块大馅饼。老板问：“给您切开吧，切成六块，还是切成八块？”这位顾客回答说：“切成六块吧，我太胖，得节食。”

切成多少块都和节食毫无关系，她说这话不是错得可笑吗？但也合情理，因为一心想少吃点的人，总想着少的数字，却不想，一块饼切得多少块都和她吃的少毫不相关，何况切的块数越少，那每块的分量反而大呢。这是想法上的矛

盾，想错了，但错得有因，这“因”是在情理之中的。想错了，是与正常想法相矛盾的，很奇，奇而合情理，合乎逻辑，就有巧。这奇巧之中暴露出人的—种心理状态。既矛盾又有协调之处，这是我所谓“奇巧”的一般注释。这里的“奇”，指的是正常和异常之间的矛盾，这矛盾又引出其他种种矛盾来。在漫画和相声中，这类奇巧关系的运用最为普遍。也比较易于理解。在文学作品中，也是很常见的。这“奇”中还包括使人出乎意料的多方面的矛盾，正如前面提到的大小、真假、是非、缓急等多种矛盾关系。

非洲有个笑话，说的是两个人到河里去游泳，见有个小伙子正在那里钓鱼，就问：“这里有鲨鱼吗？”小伙子说：“没有。”两人就跳进河里游了一会，但还不放心，又问那小伙子：“你肯定这里真的没有鲨鱼吗？”小伙子说：“肯定没有。因为这里的鲨鱼怕鳄鱼。”

鳄鱼比鲨鱼更可怕，更危险！这笑话的“奇巧”在什么地方呢？这奇是由于对答异乎寻常，因而导致先轻松，忽而转为紧张的矛盾。这一瞬间的转化，使人感到出奇而又合乎情理之妙，便笑起来。而这矛盾的产生，是出乎自然，可以理解的。因为小伙子所回答的正是所问的问题，一点也没错，完全可能。这也是既有矛盾而又协调的奇巧。

一位老人新买了一个助听器，很满意，常向人夸耀说：“这玩艺儿真好使，把我的聋耳朵治好啦，听得很清楚。”有人问他：“现在几点钟啦？”老人回答说：“两百四十二块三。”

这话答的可笑，一则是出错，更可笑的是错中引起的自相矛盾，把他前一句夸赞的话完全否定了——这助听器不